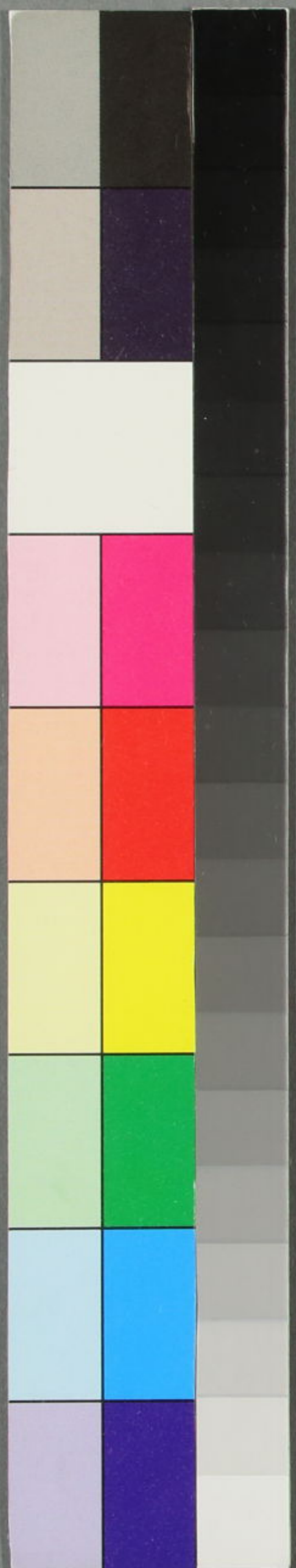


王臨川全集

16  
891  
15



16  
891  
15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明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用之公考也公諱益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翁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尙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

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  
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  
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  
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  
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  
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  
歷歲不筭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  
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  
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  
有萌孽一切摘鈴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  
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  
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  
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  
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  
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  
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  
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眾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  
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  
有賢於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  
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  
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  
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

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女八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援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囊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而歌咏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故序次之於所集選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

王臨川集卷之十一  
三  
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口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于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盜宋子侯愍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盜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

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大守白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宄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男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急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

世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  
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  
言不以事自慰嘗羈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  
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  
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  
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  
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  
事生遂逖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  
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  
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  
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

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  
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  
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已  
合知興元府起鄮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  
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  
爲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叅軍恢尚書虞  
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  
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  
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  
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

家行云邈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志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黜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攜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間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爲眾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  
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  
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  
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  
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  
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  
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  
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  
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  
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  
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  
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  
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眾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  
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  
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之與不與莫不  
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  
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  
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  
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  
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  
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  
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  
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  
者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  
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  
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  
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  
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  
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  
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  
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  
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  
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  
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

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辜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汗以他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妄取其怒之以失

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私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

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

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譎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入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尙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

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  
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一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二

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  
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  
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  
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  
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  
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免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  
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  
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

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眾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未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

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鷓鴣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



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眾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祭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于郊也所謂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

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臯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他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

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可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則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微舉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

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  
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  
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  
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于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  
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  
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  
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  
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  
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  
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  
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  
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  
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  
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  
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  
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  
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  
喪然後無征蓋所以  
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

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  
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  
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  
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  
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  
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  
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  
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  
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  
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  
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  
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  
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  
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  
父所以合於古人而眾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  
父何傷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脩廉隅以徼名當  
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  
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  
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  
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

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  
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  
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  
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  
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  
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  
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啟所論及異論具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  
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  
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  
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  
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  
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  
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  
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  
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  
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  
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  
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

王臨川集卷之二十三  
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父道之以深父之明何難于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父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于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願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

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于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于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

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皐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皐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皐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皐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



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紲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何如自江東日得毀于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大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畱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

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饑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博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目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畱以侍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眾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

蓋可睹矣阻闕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二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三  
書

荅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  
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  
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  
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  
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  
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  
至神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  
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

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

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衰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

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  
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  
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  
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  
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  
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  
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眾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  
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  
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  
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  
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  
任區區向往之至

荅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  
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利吾  
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  
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  
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  
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

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荅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齠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

字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眾心今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眾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眾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

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士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種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



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時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璫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璫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畱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未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尚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强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眾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

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我明示  
開納則彼孰敢違眾首議欲爲倔强者就合有敢如此則  
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  
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  
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  
納所以怠其眾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  
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  
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  
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

秦君詩手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  
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  
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  
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  
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  
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  
以參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  
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畱面  
敘不宣

三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八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書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伫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眾生以識精冰合此而成身眾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旣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

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見畱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徬徨踈踏無所容措某羈孤無

助遭值大聖獨排眾毀付以宰事苟利于國豈辭糜殞顧  
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  
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  
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  
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  
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  
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  
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  
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  
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荅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  
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  
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  
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  
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  
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  
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  
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  
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  
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  
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

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三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聵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

三原縣志卷之十四  
十一  
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  
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  
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  
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  
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  
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  
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  
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  
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  
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  
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

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  
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  
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  
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  
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  
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  
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  
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  
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間事少夙夜悉心力

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

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

三國志卷之二十四  
三  
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  
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  
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  
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  
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  
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  
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  
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  
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  
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  
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

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  
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  
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  
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  
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  
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  
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  
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  
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



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眾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眾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尙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

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饗祿賜以微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辜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瞶侏儒籛篠臧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

王臨川全集卷之十四 五  
八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  
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  
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  
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  
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  
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  
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願某之私不得盡  
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  
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  
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  
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  
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  
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  
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畱一年藉令朝  
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  
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  
然召旨旣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  
老口眾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  
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  
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

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邐迥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袞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

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匆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攄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發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臯於

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涪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懷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荅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姻事見

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尙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聞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准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荅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

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木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

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按此書內所論墓誌見九十九卷第五葉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及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

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書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畱中匭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劇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臯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

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篋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覺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臯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

行欲爲逢原婿彼極多人欲婿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于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啾啾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於拉朽易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雷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眾亦不至絕貧乏况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四  
謀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  
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  
所也渠卻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  
尙寒伏乞善保尊重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四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  
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  
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  
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  
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  
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  
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

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

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衽履缺坐而譚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三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畱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畱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

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旣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畱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

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未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

見察者乎？臯釁自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

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尙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啟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濟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畱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閒自愛

答黎檢正書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訊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

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學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臯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潴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無

不足水之

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徵旱之數而幸今之有

餘力聞之

翦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誠

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

執事之所

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

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畱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荅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

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下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

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已不辱已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荅段逢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



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

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眾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已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

不然也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  
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  
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  
惑于眾人也如惑於眾人亦眾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  
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荅姚闕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  
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  
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眾經有所開發  
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  
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私者則否

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  
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  
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  
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  
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  
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  
爲何如

荅李參書

李君足下畱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  
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  
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庖人以壯者之食而

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己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荅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

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

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

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